

试论台湾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传承中的作用

——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范正义

台湾保生大帝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的传承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三方面:一,开基庙是福建移民在台湾较早创建并有着较大影响的宫庙,其本身即是福建民间信仰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成果;二,相较于福建移民带来的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而言,开基庙引发了民间信仰的二次传播,加速了台湾民间信仰的形成过程;三,开基庙在联系福建祖庙与团结台湾广大同祀宫庙方面,起着重要的桥梁与中介作用。在《闽台宫庙间的分灵、进香、巡游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笔者指出福建民间信仰向台湾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福建祖庙、台湾开基庙、台湾分灵庙的三层关系网络。^①本文中,笔者拟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对台湾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传承中的作用作专门的探讨。

411

一、台湾开基庙的创建与发展

台湾开基庙,指的是在台湾较早创建且拥有较大影响的奉祀某一大陆神祇的宫庙。成为开基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创建时间要早,二是要在台湾民间信仰中拥有较大影响。台湾的保生大帝宫庙中,有不少宫庙都符合开基庙的这两个条件。其中,又以台南学甲慈济宫与台北大龙峒保安宫的影响最大,在台湾保生大帝同祀宫庙中的地位最为尊崇。此外,台中元保宫在当代的两岸宗教交流中也

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在台湾保生大帝同祀宫庙中的影响与日俱增。以下分述三大宫庙的创建与发展情况。

三大宫庙中，台南学甲慈济宫的创建最早。据传，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随郑成功入台的队伍中，有一支来自同安县白礁乡的忠贞军民。他们随身携带白礁慈济宫的保生二大帝神像，于台南头前寮登陆，并定居于离此四公里远的学甲一带。忠贞军民于学甲落籍后，垦荒辟壤，并草葺小屋奉祀保生大帝，学甲慈济宫于焉创建。由于学甲位处海边，大陆移民到达台湾后，首先选择登陆地点的附近拓垦，学甲自然成为大陆移民较早开发的地区之一。随着移民的增多，拓垦的推进，学甲的人口渐趋饱和，学甲遂从原先移民开发的目的地，转变为移民入台拓垦的中转地。从目的地到中转地的转换，对学甲慈济宫影响的扩大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移民在学甲接触到保生大帝信仰后，在当地人口压力下不得不转移到台湾南部的其他地区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学甲的保生大帝香火，随着移民来到新的开发地区，从而使学甲慈济宫的影响越来越大。此外，学甲慈济宫奉祀的保生大帝神像据说是福建白礁慈济祖庙的开基神像之一，再加上该宫创建以后年年举行的“上白礁”谒祖祭典，也有利于提高该宫的声望，使该宫发展为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最主要的开基祖庙。

台北大龙峒保安宫的创建时间要晚于学甲慈济宫，这与台湾从南至北的开发顺序是一致的。关于保安宫的创建时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同治《淡水厅志》认为保安宫是在“嘉庆十年（1805年）捐建，道光十年（1830年）告成”⁽²⁾。张介人《台北保安宫专志》则认为，保安宫是同安先民于乾隆七年（1742年）创建的。⁽³⁾现在保安宫内殿还供奉有“乾隆七年兴建，本宫发起创建历次重修诸位先贤之牌位”，是保安宫创建于乾隆年间的证据之一。⁽⁴⁾由于保安宫的创建时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将之笼统地认定为乾嘉之间，当无异议。乾嘉之际，正是台北盆地走向全面开发的时期，此间创建的保安宫，

作为同安籍移民的精神支柱,随着同安籍移民在台湾北部拓垦活动的不断深入,影响越来越大。

台中市元保宫创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明末清初,漳州平和县坂仔心田村赖氏族人,携带家乡心田宫保生大帝香火,渡海来台,开发台中赖厝廍及周围的十七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赖厝廍联合周围十七庄信众,创建元保宫,奉祀从家乡携来的保生大帝神像。此后,发生字姓之争,一些村庄退出,元保宫的信仰范围只剩下赖厝廍及附近五庄。⁽⁵⁾此外,元保宫长期保持的浓厚的家族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宫影响的扩大。幸运的是,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旅游探亲后,元保宫管理委员会主任赖焕樟先生长期担任台湾“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会长,积极活跃于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舞台,该宫的影响因之越来越大,呈现后来居上之势。

二、台湾开基庙引发的民间信仰的二次传播

如果将移民携带祖籍神入台开发,视为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的话,那么,从台湾已开发地区较有声望的宫庙(特别是开基庙)分灵香火的现象,则引发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二次传播。可以说,台湾民间信仰的形成,主要是由民间信仰的这两次传播过程完成的。

但是,以往研究中,不少学者把台湾民间信仰的形成,归结为大陆民间信仰直接分灵的结果,也就是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的结果。实际上,正如笔者所言,包括台湾开基庙在内的较有声望的宫庙引发的民间信仰的二次传播现象,在台湾民间信仰的形成中,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下面,笔者以“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一书收录的118座保生大帝座宫庙为例,分析其香火来源:

台湾保生大帝宫庙香火来源统计表

香火来源	宫庙数量(座)
大陆	71
台南学甲慈济宫	10
台北保安宫	3
台湾本岛其他地方	16
不明香火来源	18

资料来源:“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大陆原乡带来香火而创建的宫庙,共有71座,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表明了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的重要作用。此外,来自台湾本岛较早创建之宫庙的香火的,数量也不少,共有29座,其中分灵自开基祖庙学甲慈济宫的最多,共有10座,分灵自台北保安宫的次之,有3座。可见,包括开基庙在内的较有声望的宫庙引发的民间信仰的二次传播,在台湾民间信仰形成中确实占有不可或忽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考察包括保生大帝开基庙在内的较有声望的宫庙引发的台湾民间信仰二次传播的具体过程。

台南市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保生大帝宫庙分布甚为密集,“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收录的台南市的保生大帝宫庙,就有11座。11座宫庙中,建于康熙以前的4座,香火均来源于大陆。这4座宫庙可说是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的结果。余下的建于道光以后的7座宫庙,4座的香火来自台南学甲慈济宫,其他3座的香火则来源于台南及其附近地区较早创建或较有声望的宫庙。

例如,台南市安南区,是在清道光初的一场暴风雨后,鹿耳门内海沙骤而成陆地的。来自台南县北门、学甲、佳里兴的民众,成为这一片海埔初生地的开发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开发此地的移民增多,渐成聚落,亟需建庙来佑境安民。当时来自学甲的移民,组成十七人的大道公会,回到故乡学甲慈济宫分灵香火,来此奉祀,安南区长溪街总头寮兴安宫即是在当年的大道公会的基础上创建而成的。⁽⁶⁾此外,安南区安顺里慈安宫的创建,也要追溯到移民在当地拓垦活动的深入。据说郑成功开台时,有邱姓、陈姓及另一姓名不详的部将三人,携带保生大帝神像渡海来台,寄寓于学甲慈济宫奉祀。道光年间,邱姓和陈姓的后裔迁居旧和顺一带拓荒垦殖时,将保生大帝从学甲慈济宫迎奉到安南区十六寮内,由各庄民众轮流奉祀,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创建安顺里慈安宫。⁽⁷⁾除了前面提到的寮兴宫、慈安宫外,安南区州南里保安宫、安和路溪顶寮保安宫也是移民在当地拓垦时,分灵学甲慈济宫的香火前来供奉而建庙的。余下的3座宫庙,香火来自台湾南部的三座较早创建的保生大帝宫庙:安南区长溪街南路寮保镇宫为移民在当地开发之初,为求护佑,从高雄县湖内围仔内庄慈济宫分灵建庙;安南区海中街朝皇宫,为光绪间当地初辟时,为抚慰人心,从台南市府前路良皇宫分灵建庙;安南区五块寮庆和宫为同治元年(1862年)五姓移民开发此地时,从台南府城兴济宫分灵建庙。台南良皇宫与台南兴济宫,均创建于明郑时期,高雄县湖内围仔内庄慈济宫则因灵验而在台湾南部广有影响,三个宫庙都是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的结果。但是,这三个较有声望的宫庙,与台南学甲慈济宫一样,引发了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南部的二次传播。

台北大龙峒保安宫带来的保生大帝信仰的二次传播,主要集中于台湾北部较晚开发的地区。在“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记载的3座分灵自保安宫的宫庙中,2座位于宜兰市(县),1座位

为台北县。宜兰市北津里新生帝王庙,为咸丰年间,于此拓垦的移民仰慕大龙峒保安宫保生大帝威灵显赫,为求保境安民,“遂由大龙峒保安宫分灵而至”。⁽⁸⁾宜兰县三星乡尾塹村保安宫,也是当地民众“素仰保生大帝圣名,深感真人行医济世之胸怀,遂自台北大龙峒保安宫恭请分身前来镇庄”。⁽⁹⁾台北县永和市保福宫创建于道光年间,其香火也来自大龙峒保安宫。宜兰市(县)与台北县的开发均晚于台北市,在移民以台北市为据点,深入到周围地区开发时,台北保安宫作为移民信仰的中心,引发了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北部的二次传播。

综上所述,可知台湾民间信仰的形成包括两个过程:一是由大陆移民带来的大陆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第一次传播,二是台湾已开发地区包括开基庙在内的较有声望的宫庙引发的民间信仰的二次传播。在台湾开发初期,大陆移民带来的第一次传播,在台湾民间信仰形成中占有主要位置。台湾的开发从沿海转移到内地后,包括开基庙在内的较有声望的宫庙引发的二次传播,开始接替第一次传播,成为台湾民间信仰扩张的主导力量。因此,区分台湾民间信仰形成的这两个过程,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三、台湾开基庙在联系大陆祖庙与台湾同祀宫庙中的特殊意义

台湾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为开基庙在联系福建祖庙与台湾众多同祀宫庙中的特殊意义。

保生大帝开基庙作为在台湾创建较早、影响较大的宫庙,很早以前就相当注意加强与福建祖庙之间的联系。例如,台南学甲慈济宫创建后,其举办的“上白礁”谒祖祭典活动,都是直接乘船回福建白礁祖庙进香。直到日据时期,台湾与福建的交通阻断,“上白礁”谒祖祭典才不得不改为面朝福建祖庙的遥祭仪式。今天白礁慈济祖宫保存的一些物件,也可以证明历史上学甲慈济宫与祖庙之间的密切

联系。白礁祖庙前殿门廊的六根蟠龙石柱,以及中殿的四根石柱,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白礁祖庙大修时,学甲庄的信徒特地跨海运来支援祖庙重修的。白礁祖庙正殿神像供桌上的铜质香炉,则是台湾信徒欧阳运祥借“上白礁”谒祖祭典之机,带来敬谢祖庙保生大帝的纪念品。⁽¹⁰⁾台中元保宫与台北保安宫也很重视与大陆祖庙的香火渊源关系。台中元保宫“曾于清季末叶及民国十五年(1926年)至大陆平和县心田宫谒祖进香”。⁽¹¹⁾台北保安宫的信徒,也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组织进香团,前往泉州府白礁慈济宫祖庙进香”。⁽¹²⁾台中元保宫与台北保安宫即使在日据时期,仍然设法冲破殖民当局的重重阻挠,返回大陆祖庙谒祖进香。可见,这些影响较大的开基庙在保持与福建祖庙的联系方面,确实发挥着一般宫庙难以想象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保生大帝开基庙积极参与两岸宗教文化交流,恢复1949年后中断了的与福建祖庙之间的联系。同时,在加强与福建祖庙联系的同时,台湾开基庙也更加重视与台湾省内其他同祀宫庙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这样一来,台湾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的传承与互动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越发鲜明起来。

417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中断近四十年后,学甲慈济宫作为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的最主要的开基庙,率先派人到大陆寻访祖庙的信息。在目睹祖庙历经文革风雨而呈现出来的破败景象后,学甲慈济宫决心发动全台同祀保生大帝的兄弟宫庙,一起筹资重建祖庙。为了更好地组织安排祖庙的重修事宜,学甲慈济宫还发动全台保生大帝宫庙,于1989年成立台湾“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学甲慈济宫担任首届会长宫,学甲慈济宫的董事长周大围担任首届会长。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成立后,在学甲慈济宫的倡导下,一方面通过谒祖进香、赞助祖庙法事等方式,加强与福建祖庙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仪式行为上的互通有无,广泛联系与团结

全台同祀宫庙。例如,联谊会于1989年成立后,在学甲慈济宫的号召与组织下,于1990、1991、1992连续三年组织台湾同祀宫庙到福建白礁慈济祖庙谒祖进香。2000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三日,白礁祖庙启建五朝清醮时,学甲慈济宫安排台湾众多同祀宫庙参加,并提供大量祭品。而在台湾岛内,学甲慈济宫也多次代表联谊会参加台湾同祀宫庙的各种仪式活动,并对一些经费较为困难的宫庙提供资助。

台中元保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也开始积极参与两岸宗教文化交流。1988年,元保宫在福建青礁慈济宫参香时,从宫里的碑刻中找到其母宫平和县坂仔心田宫的记录。确证该宫是青礁慈济宫的再分灵庙后,元保宫慷慨解囊,“捐资人民币百万元襄助营建”,使闽台保生大帝信仰的另一祖庙青礁慈济宫焕发新容。1994年,在联谊会首任会长周大围先生谢世后,台中元保宫的主任委员赖焕樟继任第二届会长,元保宫晋升为联谊会会长宫。元保宫接手联谊会的事务后,其在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出来。1995年12月,元保宫组织学甲慈济宫、高雄鼓山亭等近二十座同祀宫庙,300多位信徒,到福建白礁与青礁两祖庙谒祖进香。⁽¹³⁾1996年,元保宫再次号召全台同祀宫庙,组团参加福建青礁慈济祖庙的“龙湫庵重建落成典礼”。⁽¹⁴⁾在台湾岛内,元保宫一方面坚持学甲慈济宫的做法,积极参与同祀宫庙的庙会庆典等仪式活动,给一些遇到困难的宫庙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元保宫力图统一台湾信徒对保生大帝信仰的认识,使全台同祀宫庙在外界面前形成步调一致的团结形象。例如,台湾神学家李炳南于1994年在云林县召开的“寺庙志纂修研习会”上,批驳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保生大帝向妈祖求婚”的说法。李炳南的演讲引发元保宫的重视,并以联谊会的名义发函所有会员宫庙,指出神学家李炳南推翻了“保生大帝向妈祖求婚”之民间不实传说,“请各会员庙宇广为传布,以正视听”。⁽¹⁵⁾

台北保安宫也很重视自身作为开基庙在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以及在联系岛内同祀宫庙方面的带头作用。2000年至2002年,保安宫组织本宫董监事与诵经生、效劳生连续三年赴福建白礁与青礁两祖庙谒祖进香,并在祖庙内举办隆重的谒祖祭典仪式。在联系岛内同祀宫庙方面,早在1957年与1958年,保安宫即率领该宫诵经团,南下到台南良皇宫、兴济宫、南厂保安宫、北势寮保安宫等近十座同祀宫庙处巡香,建立友谊关系。2001年,保安宫在副董事长廖武治的率领下,再次南下讚经巡礼,受到台南良皇宫、兴济宫等同祀宫庙的热烈欢迎。此外,保安宫的分灵庙,如台北永和保福宫、江子翠潮和宫、南投埔里天旨宫、淡水祈福保生宫等,与保安宫的联系也非常密切。⁽¹⁶⁾2005年保安宫董事长廖武治先生接任台湾保生大帝第六届庙宇联谊会会长后,将联谊会改组为台湾“全国”性宗教团体组织,并于2007年10月正式更名为“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廖武治当选为理事长。⁽¹⁷⁾保安宫接手联谊会事务后,积极参与两岸交流。例如,厦门青礁慈济祖庙举办的“保生文化节”,在保安宫及其领导下的台湾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的大力支持下,自2006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此外,在台湾省内同祀宫庙的联系上,也有新的突破。位于台湾东部的花莲与远离台湾本岛的金门,都有新的宫庙加入保生大帝信仰总会。⁽¹⁸⁾

从上述保生大帝开基庙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开基庙在当代闽台民间信仰的传承与互动中扮演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日益突出。福建民间信仰在文革中遭遇较为严重的人为破坏,出现科仪书流失、仪式知识失传等青黄不接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开基庙带动的两岸宗教文化交流,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反哺了福建民间信仰。例如,1990年学甲慈济宫组织的台湾进香团在到达白礁祖庙后,举行了盛大的“祝嘏大典”。学甲慈济宫董事长周大围担任主祭,各地宫庙代表陪祭,在诵经团庄严肃穆的讚颂声中,“举行献花、献果、

献帛等献礼,并行三跪九叩首礼,前后约进行一个小时而礼成”。⁽¹⁹⁾台湾祭典仪式在福建祖庙的展演,显然有利于福建民间信仰仪式的恢复与完善。此外,开基庙利用自身在台湾保生大帝庙联谊会中的有利地位,将其倡导的保生大帝的信仰方式,全面灌输到全台各地的同祀宫庙。前述元保宫将自身对“保生大帝向妈祖求婚”传说的认识,借联谊会之名义,以会函的形式发往全台同祀宫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如,1998年,元保宫委托台北保安宫制作《保生大帝灵验赞》与《大道真经》的录音带,分送全台同祀宫庙。元保宫在以联谊会分布的函件中称:“本会常务委员宫,台北市保安宫录制‘大道真经录音带’赠送联谊会各宫庙,本录音带内容包括‘保生大帝灵验赞’等,希望各宫庙均能广为推广,使人人能朗朗上口,功德无量”。⁽²⁰⁾经文的发放,也有利于开基庙将自身认可的保生大帝的信仰形式,灌输给全台的保生大帝信徒。

综上所述,在闽台民间信仰传承中,台湾开基庙扮演了颇为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看待台湾开基庙的这种作用时,应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无视开基庙在闽台民间信仰传承中的地位,片面强调大陆移民带来的第一次传播在台湾民间信仰形成中的压倒性作用;二是一味夸大开基庙带来的二次传播在台湾民间信仰形成中的作用,将开基庙视为台湾民间信仰的发源地而否认大陆祖庙的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台湾民间信仰在主体内容上继承大陆民间信仰(特别是闽粤民间信仰)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自身特色的这一鲜明特点。

注释:

(1)范正义、林国平:《闽台宫庙间的分灵、进香、巡游及其文化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第131-144页。

(2)同治《淡水厅志》卷五《典礼志·祠庙》,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台湾银

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153页。

(3)张介人主编:《台北保安宫专志》,财团法人台北保安宫董监事会1981年编印,第66页。

(4)廖武治监修、李世伟总纂:《新修大龙峒保安宫专志》,财团法人台北保安宫2005年发行,第27页。

(5)“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6)“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338页。

(7)“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

(8)“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9)“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0)黄有兴:《学甲慈济宫与壬申年祭典纪要》,《台湾文献》1995年第四十六卷第四期,第116页。

(11)“全国”佛刹道观总览《保生大帝专辑》,台北: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12)廖武治监修、李世伟总纂:《新修大龙峒保安宫专志》,财团法人台北保安宫2005年发行,第97页。

(13)1991年《重修青礁慈济东宫碑记》,现立于青礁慈济宫内。该宫详细的修建过程请参见《保生大帝图册》,台中市元保宫管理委员会发行,1992年6月初版,第87页。

(14)刘玉堂:《大道公传与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大事记》,“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2002年出版,第66-67页。

(15)刘玉堂:《大道公传与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大事记》,“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2002年出版,第70页。

(16)刘玉堂:《大道公传与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大事记》,“全国”保

生大帝庙宇联谊会2002年出版,56页。

(17)廖武治监修、李世伟总纂:《新修大龙峒保安宫专志》,财团法人台北保安宫2005年发行,第97-100页。

(18)<http://www.baoan.org.tw/html/Quarterly/20084901.html>。

(19)<http://www.baoan.org.tw/html/Quarterly/20084901.html>。

(20)黄有兴:《学甲慈济宫与壬申年祭典纪要》,《台湾文献》1995年第四十六卷第四期,第122页。

(21)刘玉堂:《大道公传与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大事记》,“全国”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2002年出版,第86页。

(作者: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